



□ 杨胜章

## 悬崖上的苗寨

我的家乡——凯里市红岩苗寨居于悬崖峭壁之上,那里有我美丽的乡愁,有我儿时的欢声笑语,有我青春的深深印迹,有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我还记得青青的稻田,古老的石桥,蜿蜒的小路,夜晚的虫鸣和轻风,陪伴我成长的人和事。

据传,在遥远的上古时代,红岩苗寨还是一片原始荒野。突然有一天,地壳剧烈运动,大块的石头从地下涌出,像一群沉睡千年的巨兽突然苏醒,矗立在此形成百余米高的悬崖,仿佛是大自然的杰作,见证了岁月的流转。到了康熙年间,红岩苗寨杨姓始祖,这一位坚韧的农民拖家带口从外地迁居至此。当时,此地只有六户文姓人家。为了团结一致,避免纷争,杨氏始祖提议拜文氏一位年长者为大哥,带领大家共同开垦荒地,打拼家业。数代勤勉,使红岩苗寨人口日益繁盛。子孙们沿清水江建成大寨,围起三层厚厚的荆棘,以防外敌侵入,还设置三道大铁门,每扇铁门都厚实坚固,给人坚实和威严的感觉。当铁门关闭时,大寨内的人们便有了安全感和依靠。红岩苗寨的人们依山傍水,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红岩苗寨的房屋建筑独特,以山石为基,以木柱为顶,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宛如世外桃源。环绕红岩苗寨的清水江,犹如一条玉带柔柔地向东流,经过长年累月的冲刷,雕刻出了百余米的深溯。沿岸的沙滩,是人们避暑的乐园,也是垂钓者的福地。晨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散开,江面

上朦胧的雾气如同仙境般渐渐明朗。我独自荡舟于清水江上,百米高的悬崖峭壁矗立在我的视野之中,沉默而庄严。峭壁的颜色深浅不一,有深深的黛色,也有阳光照射下的亮丽金黄。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宏大而震撼的自然之美。在此刻,我似乎能触摸到远古的时空,感受到生命的韵律,感到自己如同这江水一般,虽然曲折流淌,但始终向东流去,无畏前行,汇入浩瀚的大海。

凯里滨江大桥横卧江面,仿佛一条巨龙腾飞,将城市的繁华与自然的宁静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每当夜幕降临,灯光熠熠,化身为一道璀璨的彩虹,横跨两岸,熠熠生辉。周末闲暇时,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江边,或垂钓、或漫步、或闲聊,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清水江的鱼儿,清水江的水草,清水江的石头,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清水江的水,清澈透明,仿佛能洗净一切尘埃和烦恼。江水滔滔,奔流不息,波光粼粼,犹如一条银色的绸带,在阳光下跳跃。微风拂过,带起丝丝清凉,吹皱了一池江水,倒影也随之摇曳生姿。周围的树木郁郁葱葱,绿色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为滨江大桥伴奏。鸟儿欢快地在天空中飞翔,欢叫声与江水的流淌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首美妙的交响乐。此时此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红岩苗寨还是一个充满欢乐、神秘的地方。人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苗家的风情和文化,还能够

品味到美食、听到悠扬的苗歌和看到勤劳朴实的苗家人。苗歌,是红岩苗寨的灵魂。虽然没有城市里流行的音乐旋律,但歌词丰富多样,有男女对唱情歌、酒歌、出嫁歌、接亲歌等,每首歌都充满着生活的情感和故事,是苗族人的心灵之声。

其中,男女对唱情歌是红岩苗寨最为盛行的活动。未婚的男女青年会寻找一个风景优美的高坡开始“游方”,相互唱出心中的爱意,你来我往,乐此不疲。歌声如同空谷中的鸟鸣,清澈而纯净,穿透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苗寨的灯火就会点亮。家家户户的窗户,像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整个苗寨。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如同苗族人的热情和坚韧,在生活的磨难中永不熄灭。红岩苗寨的每一首民歌,每一座民居,每一条小径,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红岩苗寨又是百节之乡,一年四季节日繁多,各种庆典活动不断。其中,最为盛大的节日当属“七月半”。节日前一天,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纷纷走出家门,来到野外,采集各种食物。在此过程中,最为讲究的是家中男孩儿一定要亲手抓到清水江鱼。这一天的清水江鱼格外鲜美,被视为献给祖先的最好礼物。

农历七月十三日这一天,整个寨子都沸腾了。中午时分,全寨子的人都聚集在江边,举行盛大的捕鱼活动。在阳光的照射下,男孩们背起了鱼篓,踏上通往江边的路。烈日炎炎,他们无畏无惧,一心只想着江中的小鱼。走到浅滩处,翻开鹅卵石,静静地等待。清水江畔人声鼎沸,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希望能亲手抓到最好的鱼。此时,抓到鱼的人们会兴奋地高声呼喊,场面异常热烈。一条小鱼从石头缝中游出,男孩们眼明手快,立即用鱼篓逆水接住,收获的欢声笑语回荡在江面上,更是引来更多鱼儿。半天工夫,鱼篓已经装满两三斤鱼儿。回到家中,妈妈早已准备好了材料,开始制作鱼酱酸。男孩们兴奋地在在一旁观看,等待着

美食的完成。当鲜美的鱼酱端上桌时,他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了一口,满口的鲜香让人心满意足。晚上,全寨子的人们都会各自回到家中,围坐在灶台旁,分享美食,畅谈生活。这一夜,家人朋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整个寨子充满着温暖祥和。

“七月半”的夜晚,月光如水洒在寨子上,一切都显得神秘而祥和。这个独特的节日,不仅传承了苗家的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人们对祖先的敬仰和感恩之情。家家户户祈求丰收;斩鸭杀鸡,摆上了丰盛的菜肴。男孩们喊上外公外婆等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喝着香醇的米酒,享受着美食。家乡的味道,便是最地道、最纯正的苗家美食,是舌尖上的乡愁,是味蕾上的记忆。我还记得香甜的米酒,酸辣可口的酸汤鱼,脆爽的糟辣椒。欢声笑语中,大家共祝金秋大丰收。

当日凌晨时刻,寨子中央的操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场紧张激烈的“七姑娘”游戏正在上演。场地中央,几个臂力过人的年轻人手持大扇子,猛力向几个被选中的年轻人扇风。晚风如刀,刺骨寒冷。然而,这些被选中的年轻人必须顶住寒风,不能有一丝退缩。其中一位年轻人开始讲述一段奇幻的故事。

周围的人们屏息凝神,静静地听他讲述,声音如同仙乐般美妙动听,让人们不自主地沉浸其中。他的故事不仅让人感到神秘莫测,还让人心潮澎湃,仿佛亲身经历一个奇幻的场景。故事的讲述不亚于一节精彩绝伦的评书桥段,不啻一段引人入胜的电台广播。听众们如痴如醉,被他的故事所吸引……

这些都是我对家乡的深刻记忆,有着浓浓乡愁的牵绊。深深的乡愁,家乡的思念,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我的乡愁是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情感,它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养育我成长的那片土地,会记得那片蓝天,那片绿水,那片土地,那片星空。

□ 高俊华

## 龙年元旦亦深情

冬至阳生始长行,  
龙年元旦亦深情。  
九曲黄河孤烟直,  
万里长江文脉兴。  
上天下海国威震,  
破浪乘风胆魄惊。  
旧邦新命硬道理,  
美美与共最强音。

□ 丁宇

## 迈进新年的门槛

新年的企盼

亮在季节深处的灯笼  
融入了节日的浓郁氛围  
一如父母的眺望  
穿越旅途的千山万水  
等待一种回归  
等待一种平平安安的相逢

贴在大门两侧的对联  
融入了诗词的沧海桑田  
一如父母的守望  
穿越日子的欢天喜地  
等待一种希望  
等待一种热热闹闹的新年

挂在透明窗户的风铃  
融入了牵挂的念念不忘  
一如父母的思念  
穿越游子的背井离乡  
等待一种交谈  
等待一种原原本本的诉说

映在夜空美丽的烟花  
融入了新年的万象更新  
一如父母的祝福  
穿越时间的斗转星移  
等待一种激情  
等待一种岁岁年年的憧憬

只此一回首

沿着深深浅浅雪地的脚印  
寻找寒风吹奏的短笛  
只此一回首,拥挤的鸟声  
掠走了散落在草垛间的笛韵

沿着高高低低村庄的走向  
寻找错落有致的乡音  
只此一回首,种子的萌动  
拱开了泛着青翠欲滴的歌谣

沿着叮叮咚咚小溪的流淌  
寻找山清水秀的回音  
只此一回首,小鱼的游动  
漾开了清澈见底水面的涟漪

沿着红红火火故乡的情怀  
寻找久别重逢的亲人  
只此一回首,时间的利剑  
苍老了老家乡亲熟悉的容颜

□ 杨俊

## 听风听雨赏雪花

听风  
哪是父母  
对我回家的呼唤  
听雨  
哪是回味  
苦乐年华的甜酸  
赏雪花  
哪是憧憬  
白雪公主的到来  
望春秋  
哪是青春  
摇着岁月的小船

□ 龙立榜

## 杀年猪 吃庖汤

腊月就要到了,农村欢腾的杀年猪场面也将接踵而至。

在我们村,有猪杀过年的人家现在就开始商量了,哪天杀你家的,哪天杀我家的,都作好了安排,避免了挤在一起发生“抢客”吃庖汤的现象,如果非请不可的人被别人抢走了,一年之中主人都会心有歉疚。

杀猪当天,天还没亮男女主人就起床了,男人磨刀、劈柴,女人洗锅、生火,待大锅里的水腾腾地冒热气了,事先邀请来杀猪的人就接二连三的登门了。

女人打开锅盖,见锅里的水汩汩翻滚,道一声“可以了”,几个男人就摩拳擦掌拢向猪圈,有的拧耳朵,有的抓猪毛,有的扯尾巴,将猪身横压在谷桶上。屠手用根绳子麻利地捆了猪嘴,操起锋利的杀刀,然后用刀背“啪”的拍一下猪脚,粗着嗓门道一声“发财”就下手了,刀法一步到位。

女人从锅里提来滚烫的水,大家又呼啦着舀水淋烫修毛,锄头、铁瓢、竹片全派上用场。猪毛刮好用清水冲洗几遍,一个肉嘟嘟白生生的尤物就憨态可掬的展现眼前了。

人们还没有修理完毕,主人就割了一大块热乎乎的猪肉甩在砧板上,开始为“庖汤”大餐忙活,一边支使孩子挨家挨户去唤人吃庖汤饭。庖汤肉不能洗,不施以佐料,大片大片的切了放进锅里用清水煮,这样才汤汁通透,原汁原味,甜里带香。

等堂屋、火房、内房都摆好桌子,上了酒菜,来吃庖汤饭的人也都到齐了。

屋里挤挤挨挨,人们各选搭伴围桌而坐。酒过三巡,主人还要端来一个大海碗和一把调羹,招呼大家划拳。从“零”到“十”十一个数字都融入美好的贺词,如一定大发、富贵登天、三元早中、四季发财、五子登科等等,主人听了高兴,笑眯眯地巴不得把坛坛米酒都灌进你的嘴巴里。

……

杀年猪吃庖汤是老家过年的一道重头戏,尽管市场上猪肉应有尽有,但有猪杀过年的人家,年趣浓醇很多。

腊月就要到了,我家杀年猪的日子也定下来了,我仿佛闻到了古老浓醇的年的味道。

□ 赵吉胜

## 与冬日言欢

冬日的城市,仿佛被一层薄薄的寂静覆盖,周围的一切都换上了素雅的冬装。这样的時候,我还是喜欢待在小屋里,倚窗、听雪、品咖啡,与岁月换盏,与冬日言欢,悄悄唤醒生活的诗意与美好。

清晨,睡意仍浓,冲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任那温暖的气息在指尖缠绕。打开电脑放一轻柔的音乐,感受那一刻的温馨与安逸。窗外,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给我熟悉的城市披上一层洁白的银纱,让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留下深深的足迹。

窗外孩子的打闹声,让我忍不住想起村子里的童年。那时候,总有一群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分开的小伙伴,一下雪,大家跑着、闹着,堆雪人、打雪仗,尽情享受着冬日的快乐,从不知愁为何物。如今,时光消散,玩雪变成了赏雪,对成年人来说,这不仅是一种视觉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洗涤。看着那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如精灵般自由自在,带给我无尽的想象和灵感,滋润着干涸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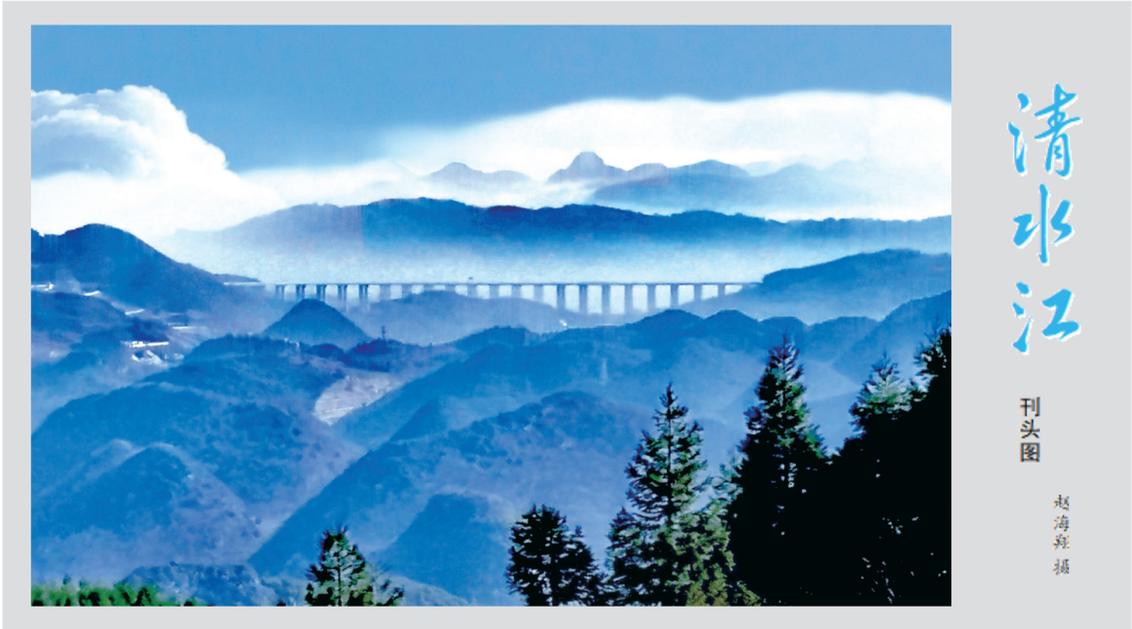
“西窗听雨吟,庭院观雪舞。”身处城市,庭院不多见,亭台楼阁倒是可寻。戴一顶毛线帽,便可踏雪而行,看着街头匆匆来去的行人,闻岁月中碰撞在一起的各种声音。让雪花飘落在肩膀,渐渐融化,如若能再找到几枝梅花,那红梅落雪更是可人。即便有再多的烦恼,也会随之消散吧,仅剩下时光中如诗般的浪漫。

“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疑是雪满前村。”李白用这首诗,温暖了整个冬天。冻笔、寒炉、雪满,字字句句中都透着寒意,可流露出来的,却是叠加的温暖,炉火摇曳,酒香迷人,燃起心中那份隐藏的诗意,唯美了冬色,刻下了柔软。

和雪交锋之后,还是要回到小窝的,趁着夜幕降临,点一支香薰蜡烛。在那微弱的烛光下,翻开一本尘封已久的书,管它门外如何,一个人沉浸在书的世界里。窗外,风雪相依;窗内,故事更迭。在这个温暖的角落里,静静地回想与冬日的每一次邂逅,让回忆照亮内心的每一个角落。不知不觉中,一股暖意由心底渐渐升起。

谁说冬至至寒?一杯热咖啡,一抹甜美的笑意,一首动听的歌曲……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冬日的温暖与幸福。

此刻,看着窗外飘洒的雪花,任手中的茶杯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伴随着轻柔的音乐,感受静谧与恬淡。在这样的冬日里,我愿将温暖传递给每一个角落的人们,与冬日言欢,与美好同行。



## 姚瑶新作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本报讯**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由姚瑶创作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入选其中,贵州民族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发行。

2022年夏天,台江县台盘村的一场篮球赛火爆“出圈”,被赞誉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村BA”成了最耀眼的贵州热词。聚光灯下,浓厚的体育氛围,正投射出乡村体育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联系,照见一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中的乡村振兴新路。姚瑶从2022年10月起开始创作,用在场者的视角,以充满诗意的文字记录台盘“村BA”的前世今生,书写这个小村庄在脱贫攻坚后走在乡村振兴路上的

□ 李茂奎

## 难忘发豆腐

或许是知道我喜欢吃,每次回老家,家里人都要上发豆腐这个菜,或下火锅,或用酸辣椒炒,都是极美味的。发豆腐,也只有原来远口区这一片这么叫,之外的都叫它油炸豆腐。也许是这样,“炸豆腐”我们叫“发豆腐”。“发”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在表示名称时是名词,在表示动作时是动词。

读小学时,每到冬天,对面的打油房传来阵阵香味,使我们并不温饱的肚子更加觉得饥饿,新鲜茶油的香味和发豆腐的香味,让人不自觉地垂涎欲滴。打油房是属于大队的,与小队隔着一条小溪,就在小学几百米开外。记忆中,它是五间木架结构房,相当于现在的钢结构楼房。有烤茶油籽的烤台,有碾茶油籽的石碾房,有榨油的榨房。一到打油时节,每个生产小队的茶油籽都挑来在此排队加工。由于那时在农村基本上无肉,寨上有一家打豆腐的,劳动强度

的新变化、新景象。该书由“台盘风貌”“‘村BA’前传”“火爆‘出圈’”“‘村BA’中那些人”“‘村BA’的未来”共五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生动讲述了这项既展现中华文明包容性,又展示中国新时代形象的村办篮球赛为何火热到如此程度,让读者从中看到百姓的欢喜、村庄的命运、国家的兴旺,看到基层的欢喜、村庄的命运、国家的兴旺,看到基层的有序治理,看到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信心百倍地走在蓬勃的乡村振兴之路上。

该书由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作序。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著名作家、评论家,《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著名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王久辛;国家一级编剧、中国电力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潘飞;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刘笑伟;国家一级作家、《民族文学》杂志副主编陈亚军等名家联袂推荐。

据悉,姚瑶现供职于凯里供电局,贵州天柱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电力作家协会、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席、凯里市作家协会主席。学生时代开始公开发表作品,著有《疼痛》《芦笙吹响的地方》《独照苗乡》《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等多部作品集,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2022《民族文学》年度奖、贵州省第三届“尹珍诗歌奖”创作奖等多个奖项。(蔡兴文)

果喂的鸡、鸭都尚属幼年,处于不可杀阶段,炒黄豆和煮面条,都属于待客的上品。如果客人可以和两三碗米酒,也是最好的下酒菜。只有过年或重大节日,才去换豆腐来自己发。每当此时,母亲把灶火烧好,往铁锅里倒大半锅茶油,等油在锅里翻滚,再用菜刀把豆腐打成一片一片地放进油锅里。如果豆腐水分未干好,会不时有油往外飞溅。到豆腐外观成金黄色时,母亲用竹筷夹住豆腐,放在架在锅子上的烤糍粑用的铁架上。而在一边加柴拱火的我,被散发香味的豆腐所诱,也不管烫不烫,忍不住用手指捏住豆腐,咬住豆腐一角,先尝为快。后来我想,我五指不够修长,就是因此而成。

彭家女人去世后,她的儿子没有继承她的手艺,人家也就没有打豆腐了。但村里其他人家有些学到了这个技艺,属于“自娱自乐”型,有人需要就打,无人需要时就闲着。也没有拿到集市卖,没有形成什么产业。

及至读初中,如果家里有节日剩下的发豆腐,用酸辣椒炒一炒,放点大蒜苗,黄的、红的、青的颜色都有了。再用玻璃瓶或茶缸装好,带去学校,那是最

可口的“私菜”。至今我还记得,同寝室的同学们围着夹“私菜”的情景。当然,也有从家里带来悄悄吃的,这成了真正的“私菜”。

我到县城读高中后,一直在外读书。再加上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也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去了,我回家的次数不多,吃发豆腐的机会见少。

直至参加工作,有时回老家,亲戚都要装好几斤发豆腐,让我带回凯里。偶尔一些亲戚来凯里,也要带些发豆腐来。

现在,远口街上有不少专门卖发豆腐的,竹林街上也有几家。我老家在远口和竹林之间,相距同样是8公里,想买发豆腐是很方便的了。每次回家,我都要买些回来,自己吃或是送给已知发豆腐滋味的友人。

发豆腐既是美食,也是乡情,是连接家乡的纽带。不知为什么,走了好多地方,吃了各种各样的豆腐,我还是怀念故乡的发豆腐,还是觉得家乡的发豆腐最好吃。

深入肠胃的发豆腐,已深入我的血脉和灵魂。那是缭绕在村庄上空的缕缕炊烟,是家门口潺潺流淌的小溪,是永不磨灭的记忆。